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六十一卷目錄

兄弟部彙考

禮雅彙考

賈誼新書

白虎通

劉熙釋名

兄弟部總論一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從祖而昆弟故

漢賈誼新書

六術

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從父而昆弟

家範第六十一卷

兄弟部彙考

禮雅

釋親

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

漢賈誼新書

六術

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從父而昆弟

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從祖而昆弟故

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

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從祖而昆弟故爲

班固白虎通

三綱六紀

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

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從祖而昆弟故爲

班固白虎通

三綱六紀

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

爲也

釋親屬

兄弟也庶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兄也

兄弟也相大弟而生也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兄弟部總論一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不于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神必

大泯滅而肅然曰有言如此則改其速由文王

作訓則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廢也

君陳

惟孝及于兄弟兄弟有政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長慈惟其孝友於家

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西山黃氏曰惟孝者必友及于兄弟兄弟則親其

親之心非孝矣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

母其順矣子必兄弟弟而後父母順及之順于孝

蓋知此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曲禮

兄弟之讎不反兵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子夏問于孔子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弟

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問曰請問居從父昆

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隨其後

又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遠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三年之喪在殯不待出而赴於兄弟則恩義存

焉故雖鄰兄弟之喪居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

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

又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則往哭之

禮記

第三二六冊之〇一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六十一卷目錄

兄弟部彙考

禮雅彙考

賈誼新書

白虎通

劉熙釋名

兄弟部總論一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宋史

明史

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
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為族兄弟

班固白虎通

三綱六紀

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順行
為也

劉熙釋名

兄弟也

兄弟也故青徐人謂兄為兄也

兄弟也相大弟而生也

兄弟部總論一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左傳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不十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罪則天之與我民神必
大泯滅而素飢失日者言如此則其速由文王
作訓則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廢也

君陳

惟孝及于兄弟兄弟有政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長慈惟其孝友於家
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西山真氏曰惟孝者必友及於兄弟則誠其
親之心非孝矣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
母其順矣子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及之順于孝
蓋知此

禮記

曲禮

兄弟之讎不反兵

謂不反兵謂常以殺之之兵暮自隨也

檀弓

子夏問于孔子曰請問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弟
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問曰請問居從父昆
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隨其後
又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遠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殯於兄弟則思義存
焉故雖鄰兄弟之喪居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
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

又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側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王制

兄之齒雁行

謂雁行並進而稍後也

喪服小記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謂大夫于君應服斬若不爲卿大夫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此記者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之謂國君兄弟先爲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反服斬也不言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明在異國也故嚴陵方氏曰兄弟期喪耳而與之服斬者以其爲君而有文選故也

雜記

凡主兄弟之喪雖疎亦虞之

謂小功總麻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王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爲之畢麻耐之祭

儀禮

喪服

昆弟

昆兄也釋曰此亦至親以明斷云昆兄也者昆明也以其大長故以明爲稱弟弟也以其小故以大夫爲名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謂南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釋曰此大夫之庶子故言庶者適妻所生第二已下當通云昆弟不言庶也云兩言之者以其適妻所生適子或長於妾子或小於妾子故云兩言之適子或爲兄

或爲弟是以經昆弟並言之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謂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妻之也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

又

大宗小宗

按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謂若魯桓公適夫人文姜生太子名同後爲君太子慶父叔牙季友此三子謂之別子別子者皆以臣違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太子有別又與後世爲始故謂別子也大宗有一小宗有四大宗一者別子之子適者爲諸弟七字之即謂之大宗自此以下適者相承謂之百世不遷之宗五服之內親者月算如邦人五服之外皆來宗之爲之齊衰齊衰三月章爲宗子之母妻是也小宗有四者謂大宗之後生者謂別子之弟小記註云別子之世長子兄弟宗之第一已下長者謂弟來宗之爲繼嗣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親兄弟又從父昆弟亦來宗之爲繼嗣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親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從祖昆弟來宗之爲繼曾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親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來宗之又有從曾祖昆弟來宗之爲繼高祖小宗也又一世親服不來事以彼自事五服內繼高祖已下者也四者皆是小宗則家家皆有兄弟相事長者之小宗雖家家盡有小宗仍世事繼高祖已下之小宗也是以上傳云有從祖歸之宗亦謂當家之長爲小宗者也

又

從父昆弟

世父叔父之子也釋曰昆弟親屬之稱此從父昆弟降一等謂之從父昆弟世叔父與祖爲一體又與己父爲一體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降於親兄弟一等是其常故不傳同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釋曰按此記云爲人後者於昆弟降一等者故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釋曰按此記云爲人後者於昆弟降一等者故大功也若然於本宗祔親皆降一等也

又

從祖昆弟

父之從父昆弟之子釋曰此是從祖父之子故鄭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已之再從昆弟

又

從祖昆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釋曰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釋曰此三人所以降者大夫以尊降昆弟以旁降大夫之子以厭降是以繼云降一等上經當已言說今又言之者上經言之恐猶不盡說人認結之是以鄭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若以下云小功已下爲兄弟恐此兄弟亦嫌小功已下得降故曰猶族親也則此兄弟及下文爲人後者爲兄弟皆非小功已下猶族親所容廣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

若子

言報者據其爲宗子不降。釋曰謂支子爲大宗子後及承爲義兄弟之服降一等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者此等之服其義已同於所承云言報者據其爲宗子不降者以其出降本親又宗子尊其本親爲宗子有不降服之嫌故云報以明之自報是兩相爲服者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兄弟居加一等

注皆在他邦兩行仕出遊若辟仇不及知父母父母年。釋曰云在他邦加一等者二人共在他國一死不死相感不得辭於親若欲加一等也云不及知父母兄弟居加一等者謂各有父母或父母有忌者與兄弟共居而死者當悉其功相背特加一等云首在他邦兩行仕者孔子身行七十二國不見仕者有古者有出他國之理故云兩行仕也又云出遊者隨若孔子弟子朋友同遊從父兄弟者有死者又云若辟仇者謂避人云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兄弟之仇辟兩千里之外皆有兄弟共行之法也云不及知父母父母年者或遭艱于成幼小未有知繼而父母死者也釋曰何知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於此疑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首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釋曰登問者上經及記已有兄弟皆是降等唯此兄弟加一等故怪而致問引傳者以有服文徵引之云小功以下爲兄弟者以其加一

等故也鄭云於此疑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

者也鄭亦據於此兄弟加一等發傳者嫌大功以上則親矣又加之故於小功發傳也云大功以上若首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者嫌不可復加者也云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嫌不可復加者也與兄弟居既親則財食是同雖無父母自降連不可復加也

春秋四傳

禮公不書即位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傳惠公元姬孟子子平緇室以辟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於是隱公立而奔之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據也

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主者執謂謂文王也易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相易爲反之相相幼而貴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於是進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所以惡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執之則桓惡矣桓執而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何也春秋責我而不責惡臣過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善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正也邪也雖然既齊其心以與桓父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不干乘之國

鄭莊公克說

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左傳初鄭武公姜氏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鄆生焉姜氏欲立曰生居遂逐之共叔段欲立之遂請于武公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邑也後叔死焉作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逞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訟變難圖也姜氏欲之不可除君之懼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難哉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段謀事之若弗與則請已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已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將得衆公曰不義不廬將得衆大叔兄無辜甲兵卒乘將幾婦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來以伐東京大叔投段入于鄆公伐諸五月辛丑大叔出

齊其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死不葬故不葬弟如君故曰克稱鄭伯伯位失故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葬之也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易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殺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假無知何以不在內也在內則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殺棄傷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何何以不言殺見殺之有徒棄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殺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殺失子弟之道矣段殺而蓋鄭伯也何其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鄭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過賊親親之道也

胡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鄆撲之爲已甚矣夫君親無將殺將以弟甚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母舅易爲經權投移于莊公畢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以國君嫡母主乎內致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從而聽之惑其終將已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恐使失道以干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

妻氏不敢主而大叔獨善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義人推其所爲使伯與于仁而不會也況以惡義人倫使陷于罪因以相之乎春秋推見至隱言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公羊傳曰克段于鄆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弟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國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者其君之志也 鄭賈氏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子奪之大義故勉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子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愛之於衆也 東萊呂氏曰兄弟天倫也管蔡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於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爲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殺者也而其詞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於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委殺段之惡過於誅豈獨勇伐略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所重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鄆得獨則謂之克段則謂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派滅民爲親其弟致我致我致我歸除害不違於理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也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

亦非可克之入二者固不得而並也 張氏曰仁人之於弟不勝惡倍德其或不中亦才必正之以義使不格惡厚之以恩使不離當今世公之手段設無念劬于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驚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檢其惡以得其成及其逆跡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爲事必誅爲期至於伐京伐鄆之日雖殺之死於兵有所不恤矣經不曰弟段固罪其不弟然莊公非特以殺之不才棄之乃其心實欲奪其惡待以惡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鄆然後莊公投惡之心施於同氣者果形於筆削之間矣 張氏曰不言投奔乃夫子識其志在於殺若言奔則鄭伯伯有逐弟之惡無殺弟之罪也

夷仲年來聘

春秋隱公七年夏齊侯使使其弟年來聘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文之詞也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兄稱兄

穀梁傳請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義其貴者也

胡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置書師帥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豈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放乎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侯公弟也程氏曰先儒謂母弟者養慈緣有立稱于同母弟之文其兄曰同母弟爲嫡兄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俾公私于同母寵愛異于他弟

聖人君子之與此特契文書第一以示乾嘉鄭誦來盟盟誓
皆師節皆罪其來時也書云子弟弗忘天顧乃弗克恭
厥兄兄亦不念鞠子書大不友于子弟惟我盜殺衛黎
大亂陳光奔楚面而鞠弟不念鞠于天惟我盜殺衛黎
而鞠兄其亦不念天顧矣秦鍼朱辰實責其薄也仁
人于兄弟紀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
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之義。或罪其以不稱公之而稱弟之通左氏公羊傳之義。曰齊侯之父母先儒母之說蓋緣穆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以同母弟爲嫡嗣耳非以同母爲嫡也加也者以同母加親是知人理近於尊嫡也不明新義又久失傳公羊之說其于尚禮秩嫡嫡義衰之禍吾弟兄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 汪氏曰齊侯不愛其弟之甚於其妻故以愛爲害夫 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實則不及以齊侯愛其弟勝焉致女文政國圖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昏無知惡德之婦亂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大親親之義故特書之以貶之而者後曰之婦紀於說經之不早辨也

鄭莊公卒

春秋桓公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
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
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

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國之事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譜出奔庭華奉正公子五斗兵荒不忌恩愾突之際其禍惜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業之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齟齬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末鑒矣

大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

齊小白紉

春秋莊公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夏公伐齊納于糾齊小白入于齊秋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寵叔牙曰君使民得亂將作害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率公子糾奔齊
奔齊公孫無知死於雍廩九年春雍廩廢無知夏公
伐齊納糾糾桓公曰吾先人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敗績公夷吾乃路雍廩而歸樂子梁子以公族君
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管召忽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室及
忽死之管仲請囚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殺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

名也

胡傳氏書子糾一節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族正卿不受而強殺之稱人者雖糾糾不書于公穀則糾亦不受而強殺之稱人者雖糾糾不書于公穀然書某兄殺糾與某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左書爲世子挾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國桓桓其不叛父國是納糾而水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殺之左法雖可觀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徒義而人稱曰叔管仲若其被髮左冠矣乞飽死於子糾何勇義比諸大匹馬之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取季比之義之前管仲納糾不稱者或曰不書立也此其後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曰爲子於其存安存大猶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蔽賢焉不相怨焉親愛之間曰糾雖爭立處在他國置而勿問也必處於魯者然後快於其心不仁者其矣後世以傳爲名臣豈不爲其殺其主乃爲一人心王之罪人也仲尼往無道桓文之事者

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而劾
鄭書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文
則嘗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殺所出書之爲書
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之言觀之蓋聖人之於
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
可見不死于糾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
少從以明矣 王氏曰杜氏注小曰僂公庶子子
糾小曰鳧兒公羊謂小曰僂入爲蘇祭殺衆謂小

及此輩也。今天誘其妻使皆得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托收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來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神無保其力是為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武衛侯先期入甯于先長祥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戴大華仲而擊叔武將沐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殿而哭之殿夫走出公使殺之公咄出奔晉

胡傳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不得反也於是己立乎其位侯反衛侯衛侯得及而逐其弟則曰叔武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倍其言殺叔武是不念殉于墓而以爭國爲心亂臣移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公其君然衛侯得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卒春秋立法嚴而晉人以懲鄭之初歸衛侯叔武殺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

以爭國爲心長惡不復無自父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於衛者易詞也諸侯謂叔武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惡之也而晉其國矣
叔武曰衛侯公書名蓋惡之之言殺無罪之弟也而前驅殺叔武而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臨川吳氏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

前驅殺大探衛侯之心陽爲不識叔武而射殺之敵大見衛侯哭弔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爾 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誅以輔藩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後而衛侯來歸無以見其退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子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于其復也名之 劉氏曰如左氏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情又爲叔武報殺其弟又親枕之殿而哭之兄弟之惡莫矣元咺何爲奔晉惡殺其弟乎假令咀誅其君諒當不勝何故衛侯反不勝子晉豈不知其爲叔武殺叔武乎左氏之說非也

諸侯公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諸侯公左傳述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僭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夫大後小順也諸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夫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視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逮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視而先姑也仲尼曰敬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祀逆祀亂夏居三不知也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殆也大殆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說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

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諸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諒何謂繼祀也其逆祀者何先廟而後祖也

說廟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祭於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諸廟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祀此祭父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若子不以親視害者世此祭父天無天者胡傳有事者將祭大事於合尊廟之主有於太祖升僖於罔之上也爾僖二公親助兄弟分別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失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視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廟而後祖也殺祭則曰逆祀也逆祀也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昭穆也罔傳非祖廟而弟之祖廟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改權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文視罔公爲體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說雖不同其爲世一矣

叔何氏曰僖是罔兄不得爲父子者爲臣繼罔而立廟宜大罔下 范氏曰僖公雖長已爲臣矣罔公雖小已爲臣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罔而繼 臨川吳氏曰罔僖曾爲君臣義同父子罔猶父也僖曾子也雖僖於罔之上是父子後父也 劉氏曰僖公於罔非父子也然與親父子相繼無以異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爲人後者則爲之子矣後不以子繼父則必以臣繼君君臣

猶父子則父子猶君臣也。雖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舜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姓。尚宗之。况親親乎。蜀孫氏曰。世與昭穆。云者。祗父子之正。而不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得以此世數之矣。高氏曰。父子相繼繼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既後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祿者。惟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經平帝。又自以世大當為元帝。後皆皆違禮而不可傳者。也。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下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愛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與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況已實受之後。君今乃自遷先君不唯棄後君命之意。又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貶不為此言不可者也。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叔幹卒

春秋宣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日壬午公弟叔幹卒左傳公母弟也凡天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敘梁傳其曰公弟叔幹之也其實之何也宣賦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雖雖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為為過思也則以取費乎春秋胡傳解弟得道也攝子賢也何賢乎叔幹宣賦而

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為為過思也論情情以明說說言義可以厲不親所以取費乎春秋者曰公弟而稱子以表之也公子為正人而善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幹罷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傳世其賜氏季友仲達比用之謂豈有不見於經者吾年節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達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朝會之禮遂獲季孫歸父父於鄭國矣而獨叔幹不與其非生而賜氏傳世其賜亦明矣

衛侯之弟

春秋成公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衛于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傳按左氏傳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則孫林父奔殖出衛侯而立即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文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命則一匹夫耳來聘來盟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帥師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人之司命而治亂安危所係者之匹夫亦已輕矣吁此說非也夫既命之盟聘帥師者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

哉其書卿者蓋以其私爾仁人之於兄弟固親愛之而已矣待之過厚非所以為中書之子無知黑背子嗣皆致暴立春秋以弟書者豈非以寵愛之私聞於國而史冊書之乎子因以記之乎周天王弟倭大陳黃倫諸公餽陳招衛宋辰或殺或奔或叛書之所以見其得友愛之義也一則以厚一則以薄悉書於經而兄弟之義著矣

刺公子魋

春秋成公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乙酉刺公子魋殺梁傅大夫曰辛正也先刺後殺名殺無罪也胡傳按左氏宣伯通于穆姜欲去辛正而取其室戰于郕陵之口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辭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魋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墮隙中宮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主獻子守於公宮宣伯使告卻帥子魯侯待於墮隙以待勝者卻帥取貨于宣伯而許公子宣伯曾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而行宣伯便害卻帥曰魯之有李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舉事豈是有亡而已獲從晉若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我之我斃誰也不然雖必殺晉人執事文子于召丘公遂得于師使子叔孫伯請季孫子公御帥曰苟去仲孫獲而止季孫行父吾與之國親于公室對曰倘如之倘子必聞之矣若去獲與行父是大棄國而棄君若也若魯不棄使棄君得事首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憂必夕亡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子魯相一君矣

不衣相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忠而樂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季孫出叔孫儀如而盟之季孫及御樂盟于惠歸公子儀

臨川吳氏曰魯謀殺齊及齊為天子則封之齊豈不知象之謀殺已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子弟也不藏怒焉不怨謫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齊所以為魯見之通而為人倫之至也僅魯為齊所措然不過魯公使從己爾未見齊真有廢立之謀而僅實有公歸之心也今傳如既達成公當修身齊家以威化其母威權在己則魯雖真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齊之所以廢魯者為何如也公于者非氏也屬也言先失之子也也可殺乎

陳公子黃奔楚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左傳蘇公子使欲以殺少齊穆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出奔楚陳處處黃與公子黃之偏袒諸楚曰與穆司同謀謀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穆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下踐土之盟曰不可棄且兄弟也喪能不能行而害楚人使穆無常公子愛求親先君以利益不能而死者曰殺殺其大夫公子登言不與氏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時於國曰黃氏無道求事陳國舉茂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赦是無天也

殺穆侯諸侯之弟黃不得以屬通其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太公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曰理也黃以寵任太

過權逼其親屬氏贈之而陳侯不能為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 襄陵許氏曰一屢執陳之權外分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東公力不兄正則國何恃而大 盧陵李氏曰杜預曰兄而善者稱弟以章兄之德此例可施于陳黃泰鍼衛壽辰弟而善兄則去弟以罪弟此例可施於鄭段然於通例不甚合又左氏以為罪公子雙不與民同樂者謬矣

御衛奔晉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有七年衛侯之弟鍼出奔晉左傳衛侯喜專公惠之公孫免餘殺之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實無無奈何以退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鍼實使之逐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差於河託於木門不辨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視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脫服終身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懿喜則衛侯之弟鍼為出奔晉為殺懿喜出奔也為殺懿喜出奔衛懿喜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朔則衛侯將死謂喜曰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懿喜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歸公乎非孫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諸使公子鍼約之獻公謂公子鍼曰歸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鍼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鍼辭曰夫為衛執紼執轡從君東南西北則是臣僕庶

擊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擊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歸我者非孫氏與孫氏凡在國公子鍼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懿喜公子鍼與其妻子而去之將孫子河罕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難衛地食者有孫氏從視

殺懿喜雖難孫氏與人之言謀殺其君是亦殺君者也其曰弟何也雖有是信者君終不入乎意而殺君是君不直乎弟也故出奔晉雖約而終身不言衛之去公子春秋

胡傳衛侯之人使鍼與孫氏歸言既殺其君歸而失言逐出奔晉託於木門不辨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親弟罪衛侯也殺樂子曰歸之去公子春秋

以家氏曰歸歸衛其君見之命以與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事而殺之在衛獻為貪言歸自以失信於死者逐其兄而去之夫衛衛獻之母弟也獻非無不得返國今甫冀於位而不能安衛之身獻之不及其喪衛侯之弟驪不及也范氏曰喜雖弑君不與歸約則衛公獻公由喜得入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歸衛侯之弟驪約令獻公將之而殺忠於己者是獻公惡而難免也歸驪屬將及子見殺而作不使終日歸之主衛其心合於春秋 劉氏曰衛侯見小忿以謀有功衛大信以疑至親使歸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歸以全身不惟於惡名為母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親世以自潔為忠

以不仕而能終國之失爲難可謂事己者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王殺侯夫

春秋襄公三十二年夏五月壬戌殺其弟侯夫左傳初壬戌季子子括屠盾士而獻單公子愬期爲靈王御士過請延聞其謀而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害于王曰必殺之不惑而顧大親謀而足高心在他處不殺必害王曰寧子何知及靈王崩傅推欲立子侯夫侯夫弗知戊子傅紹圍焉遂成惡意每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親單謀曰逆羣成殺侯夫括取辱書言曰壬戌殺其弟侯夫大罪在壬戌叔梁傅傳曰高侯且不首惡况於天下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壬戌殺其弟侯夫孫之也

以孫氏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

無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侯夫者景王不能

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呂氏曰言殺其弟無親

親之恩也張氏曰王者之通親親而及天下則

治有序則嫌疑以明賞罰則放有經周景王初立

傅紹謀亂而免侯夫不知而死所厚者澤本心亡

矣所以於欲讎讎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臨川

吳氏曰景公殺愛而爵封之爲諸侯仁人之於弟

蓋如此傅紹爲亂侯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

以侯夫盡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陳氏曰

凡王殺不書雖王不書其書者弟亦不書必殺

無罪也而後書

春秋左傳

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備選榮卿鍼適晉其車十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伯也后子享嘗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軺轡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聞今聞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局歸對曰鍼懼遷于墓若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不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絕也趙孟曰天子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雖不五稔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殺梁傅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胡傳按左氏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

弗去備選榮卿鍼適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羞以

禮足親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十乘司馬侯問焉曰子

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

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聞今聞天

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子歸書曰弟有罪秦伯也

后子出奔其父過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

望人父以能愛貴人兄父母有愛差無復身殺之不

意兄兄弟弟盡而後父母順矣故下曰公子而

特稱秦伯之弟云

陳招殺優師

春秋昭公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陳侯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偃師下妃生公子伋二妃嬖留有寵陳諸司徒招其公子過哀公有殺伋二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伋太子偃師而立公子伋殺梁傅而立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忌招也爾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戚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胡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招惡寵伋惡而陳侯

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爲司徒乃貴戚之類親則

介弟尊則叔父號今廢立自己而出其最親之者也

不能援立薛家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殺殺優師以

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

失親親乎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

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于不令之人以至

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

陳世子偃師交配之也

以陳氏曰稱弟以殺世子既罪其逆且言骨肉相

殘又陳陳侯失教也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

顧宗社之重頻家嗣以立庶孽致幾滅陳招之由

也其曰陳侯之弟親之者所以忌招之惡也汪

氏曰隱七年傳書殺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

愛之私今按此書殺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

陳氏曰京有世子矣又屬其雙子于一公子爲是

春秋左傳

殺世子則禍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弑君之辭也
稟段氏曰陳哀公其世子穀之以強輔而齊之
權以亂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
過愛非不勝私也甚矣 汪氏曰經者殺世子者
三晉欽望齊齊太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莊
陳哀公而殺陳師皆君子匹嫡之禍也魯申生
莊之謀權在於齊宋之君故難亂而不至於亡
陳哀公想過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收其國本而
且以殘類其身而國隨亡矣其罪得不又甚乎
晉獻未嘗不殺申生與齊皆曰君以殺難惟師
之殺曰陳侯之弟殺主以弟招聚之陳侯則陳哀
之罪章明矣矣曰殺其世子而重國者楚師
非也世也下書楚滅陳其招致之以見楚之
滅陳託於討昭而全留之實亡陳之本也歟
楚滅陳殺其

春秋昭公十有二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執其君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執其君于乾谿而取其王及
即從葬焉居田遷許而實許園蔡消有殺於王王之
滅蔡其共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楚大夫
墨焉王奪國華離中擊又奪成然也而使為郊尹變
成然故事蔡公故遷氏之族及遷居許園蔡消楚
然皆王所不憚也而尋其陳之族居楚大夫常壽過
作亂固城陳氏母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
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
公之命召子干召及也而害之情強與之盟入襲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為觀從使于干食飲用牲加膏

而速行已得於蔡曰蔡公名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
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
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從則則如
違之以待所濟若未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
之何過而可樂曰與之乃奉蔡公子以二子而盟于鄧
休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成
然蔡朝吳師陳蔡不義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
楚及鄭陳蔡欲為名故諸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
且殺而失諸諸而己乃為為軍蔡公使須務年與史
律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蘇及公子黑肱公子比為
士公子黑肱為令尹太子魚陵公子棄疾為司馬先
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速告之且曰先師復
所後者則師及善矣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
十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
人老而無子知濟于滿擊矣王曰余殺人人子多矣能
無及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曰皆
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
不再祇取辱焉然耳乃歸于楚王次夏將欲入郢
焉君不可過也夫不可棄者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
以師夏五月癸亥楚子干尹申亥氏申亥氏以其
二女例而葬之親從王于干曰不殺棄疾難得國晉
受禍也干曰余不忍也子干曰人將忍子干不忍
侯也乃行國每夜殺王王入矣乙卯夜棄疾疾便周走
而呼曰王至矣國人驚起覺成然走告于干干皆
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若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罪無怒如火為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
曰棄至矣子干自殺而長棄疾即位名曰廢屠舞
子干子干嘗嘗殺殺因宋之王服而流屠舞乃取而
葬之以靖國人使子干為令尹平王封陳蔡後遷巴
致蔡廢屠舞令兒氏有罪棄疾他年尹申亥以子干
告乃收葬之初置王十日余尚得天下不吉殺諸
天而呼曰是也也者而不余尹余必自取之民也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知歸則共王無家道有難子五人
無過立焉乃大有人子孫望而斯曰請神降于五人
者使王社後乃備以禮竟於蔡等曰當望而拜者神
所立也誰敢違之拜乃與已楚地埋埋于大室之庭
使五人齊而長人尹康上拜之重王封加焉子干
皆皆逐之平王親抱而入再拜有厭厭國棄屠成
然焉且曰棄屠成然其危哉子干歸歸于子干
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歸于子干則惡相求知市
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難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
寵而無人一也有民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
年矣晉楚之從不同違者可謂無民疾害親殺可謂
無主無德而動可謂無謀為禍終世可謂無民七無
愛微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
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君其與疾乎君親殺城外焉
為許民信之羊姓有仇必尋實立楚之常也復神一
也有民二也令魯三也賈實立楚之常也復神一
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干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寵寵
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違之其實亡矣其寵寵矣

民無臣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管文不亦是子對曰魯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魯有地叔牙賓須無屬則以爲輔佐有甚焉以爲外主有國尚以爲內主從者如流下民歸魯不敵則不從欲施舍不修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魯好學而不戒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驪賈以爲股肱有齊宋恭姜以爲外主有樂卻孤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懷德樂民氏從而與之歛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其有寵于國有與主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皆而不逃歸楚而不逆何以異國

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焉爲加殺焉國比之義宜乎效死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爲君也殺梁傅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計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此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此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胡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歸自晉觀假棄疾命而使之來則來次則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四族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厥而立的爲王則王周走而呼于國中謂棄慈如木火而遇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遲去就死生皆繫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

王姬爲令尹棄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殊其本意在於比而非計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衡槩而張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惡惡疾也

春秋昭公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繁左傳衛侯公子孫卿齊豹之司寇與鄭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將師欲去之公子朝逃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將師圖公子朝作亂利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驍與焉丙辰齊侯在平壽公孟有季于善得之門外齊子氏權于門外而依中焉使祝肅與支子車新以當門使一乘從支子車出使華齊御公孟使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大駟公孟至齊以晉莒之斷駘以中公孟之有皆殺之閭閻乘驅自閭門入處比御公南遊驂乘使華齊乘車及公孟過驂驂乘于公孟載寶以出稱師子申遇公子馬路之衛遂從適齊民使華寅因桓執執以當其閭齊氏射公中南楚之寶公遂出齊開門師而從公公北宮弑焉折木鉗臂從實出行從公齊氏之宰季于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季于達齊齊氏滅之已勝公與北宮喜置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盟國八月辛亥夜公子朝稱師圍于子齊子訪訪出奔齊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折木鉗臂曰成子以齊氏之墓下之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惡惡疾也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惡惡疾也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惡惡疾也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惡惡疾也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惡惡疾也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惡惡疾也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惡惡疾也

胡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恐
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體不
過出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
辰曰是我送君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者曰宋
公之弟辰暨仲佐石碭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
嬖寵故以失二弟無親視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
帥其大夫出奔無君之義大暨者不得已之詞又
以見仲佐石碭兄弟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杜萊氏曰辰於君爲阿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
公以嬖臣之故而奪其二弟辰以地依而自絕於
君兄又率仲佐石碭與之衛行佐死身爲卿佐有
君不事而與民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
書而靡訖也

宋辰入蕭叛

春秋定公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佐石碭公
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夫生其弟也及仲佐石碭公子
地以寡故也也陳有奉焉耳入于蕭以叛入者
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也叛也
杜劉氏曰穀梁云辰夫生其弟也非也公之不夫
國而辰棄親出奔扶蕭爲亂以謂夫其弟何安
甚也

宋辰來奔

春秋定公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杜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爲奔亡之臣又
使爲叛亡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二書宋公之
弟皆以罪宋公也 王氏曰鄭莊公之弟殺出奔

共則書鄭伯克殺而不言弟所以責鄭莊志殺其
弟無親視之恩也宋辰出奔屢書弟者又以責宋
景之寵嬖臣而棄兄弟之義也共不曰宋公逐辰
者辰勢弱力屈而卒於奔亡非宋公之能逐之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六十二卷目錄

兄弟部總論一

白虎通義

大戴禮曾子事父母

顏氏家訓兄弟

風俗通義

杜氏通典兄弟

朱子全書

小學

性理會通

文獻通考

袁氏世範

曹端夜行錄

范弘明做人鏡

顧炎武日知錄

家範典第六十二卷

兄弟部總論一

漢近固曰虎通

姓名

人所以有字何冠禮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實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稱號所以有四

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業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近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

又

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李隨李驪振於叔何蓋以而南俱生故也不載於伯李

明其無二也又文王十子詩傳曰伯也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舞成叔處韋叔武康叔叔南季戴叔

所以或上其叔何也管蔡霍成康南皆末也故上置叔下伯也叔處也以獨無平蓋以為大夫者不是末地也

大戴禮

曾子事父母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離間曰事兄有違乎曾子曰有違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道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逆之也養之外不善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間曰使弟有違乎曾子曰有違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子曰夫禮人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節力事不讓辱事不貴執賄餽金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召趨期周旋使仲從令不見於顏色未成于弟也

曾子孝

爲人弟者不能求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也故與兄言稱弟與弟言承兄

應劭風俗通義

過書

汝南戴勛起三年服竟還財與兄將妻于田家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更獲車載衣食汝

南太守上計吏戴勛起後舉孝廉爲吳令

譯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士之稱不足則責有餘亦歸之子弟也此言兄弟離間之義也凡誦財者類與

兄弟子弟尚幼思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

家無屋宇家無有藏田可首勞力者耳何必官

池客舍既推擇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偶良亦非斯幼

起同辟有辟孟嘗者與弟共居弟常求分力不

能止因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

不能使之田屋取其雇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賢意所

樂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

共分之名內實十二耳子弟無無盡之權復更分如

此者數傳稱竟盡三兄弟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

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

萬里人而不知欲令微微乃如是乎方之費薛差以

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况若幼起

仍斯不足貴矣

應劭

南陽張衡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兄禮事之伯

臥牀上敬服下小相言常恐清旦新拜俱去鄉里

居緣氏城中亦教授生機儼伯大爲議郎益州

太守千敬辭司使公車微

謹按禮記兄弟間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如承如應期友衍衍聞問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尚阿與而出同林而聚今相投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魅旦朝言訟語恭而無禮則勞且辱仲卿與人之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說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一者各有所長而秦聖知遷世保真當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穢民息壤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谷兩入拱默而已飾處於腐班世耀名辭細即巨終為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嫁今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北齊顧氏家訓

兄弟篇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室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察兄弟者分天運無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右提手擊前繼後教養訓同業不別服屬則連葉連根其方雖有忤逆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偏厚之人不能不少哀也韓愈之比兄弟則嫌矣今使疏薄之人而飾重親厚之恩若方底而圖遠必不令矣唯及情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矣

二親既歿兄弟相繼當如形之與影影之與聲壹先人之遺體已身之分氣兄弟何啻念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是深則易傷則易傷譬猶居至一穴則寒之一隙則涼之則無須臾之應知風之不一郵風雨之不一防壁極虛無可救矣僕妾之爲傷風妻妾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姓不受子姓不受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傳侯爲驕傲矣如此則行路皆踣其面而蹈其心謹教之殺人或受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共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衆而何能親也人之事兄不可不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恩而不明也

唐杜氏通典

王侯兄弟親統不宜重服議

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範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穆大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公閔三年例尚書符詰謂曰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周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祔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國之義異於閔僖如符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從父昆弟來爲喪主也有三年者諸君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可相雜古固不相干因服在宮哭並未親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本親服除而伍吉祭獻王也

天子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六十二卷兄弟部

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云武帝崩選廷尉府君惠帝廟建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顯川府君賈稱漢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帝居未有一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王兄弟同位於帝廟之廟則不可更自惠懷別異而生而昭穆遷至於帝廟之廟則不可共以尊卑之分義不可顯故也昔晉父弟思追僖公於閭上春秋謂之遷祀公閭之庶兄閭公先立晉爲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尊而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世居海橫平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至襄陽拜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惠廟未必如有司所別惠帝之廟當已遷章郡府君又已懷帝入廟當遷顯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王之迭毀以代爲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罔得不得兼廢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釐度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大廟顯川未遷兄位餘八非祀之帝不得待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處爵之謂實時惠帝尚在顯川元帝爲晉王立廟當以惠帝爲主故上至顯川爲六代懷懷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廢是以兄位餘八也備又漢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變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廟之神矣又按殷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乾度曰殷帝乙六

代志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大書開元四年太常卿姜皎及鴻臚卿王履貞等奏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而太祖祔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祭獻無所矣議中宗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太上有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前及仲冬廟嘗遷但兄上廟古則有舊遷還之禮昭穆須正遂復替太常制備禮兄弟不相爲後也該殿之盤度不升於廟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嗣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意當如陽甲孝成則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也同不可兼設二廟此意禮之常例前勳曰有天下者祀七世謂從祖以上尊者統廣故急及遠勳若旁客兄弟上殿獻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代義也中宗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廟殿之昭穆遷之成命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統之辰合食太祖奉府宗神王升廟太廟上繼高宗昭穆祔祔祔此萬代之典豈不嚴言從之改追中宗廟於太廟之西河南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去年正月太廟改此乃諸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前而作主特祀于主蓋書葬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書文公二年宗伯弗忘諸侯公于閭公上後執太室燹香飲異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若子以弗忘爲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傳公雖聞公之兄魯爲閭公臣在君上者是爲失禮遂令太室燹且見臣於弟猶不可廟之弟上弟臣於兄可廟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二十二年纘聞公

二年吉禘自禘至禘尚有一年春秋猶非其失禮况夏廟冬禘不亦太速乎清議云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曰此陵夷將墜周公之祀以此廟之即太廟殿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庶先帝之祀也將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禋中宗於廟室吉祭於太廟未祭中宗先祭太上呈此乃典禮間事同先臣後君也昔魯兄弟上今弟先兄然過有甚於古也昔臣辱君上今亦知之事豈不同耶昔太室壞今聖廟太廟殿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中宗合進爲昭昔武氏篡國十五餘年中宗親制詔葬再喪唐祚此則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昔唐睿宗上宣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築階下及景雲復新廟遂致名材雖以鋼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樂和毀壞以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豈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連名宰相以下議議務中宗人廟何必苦遵禮典以同魯魯設諫下禮官議獻獻固執前議平口辯所稱或有輕據辭頭爲宰相獻即顯從祖兄平子竟被殺爲廣州都城尉

宋朱子全書
論人倫
誠說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自來有這樣人子看舜如何
小學
嘉言
權槩先生曰鄭子詩言兄及弟矣兄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爭看似人情大抵惡在施之不見報則報故思不能禁不要相爭已施之而已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開闢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大馬亦然待父母之大馬必與乎己之大馬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甚至若仇敵無世皆如此故之甚矣
又曰人每以相親爲典與相惡爲變非位之道也兄弟交友之間惟敬可以長久
性理會通
人倫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親與不安親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母之愛本是公纔着些私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親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實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己之子所學境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視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又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